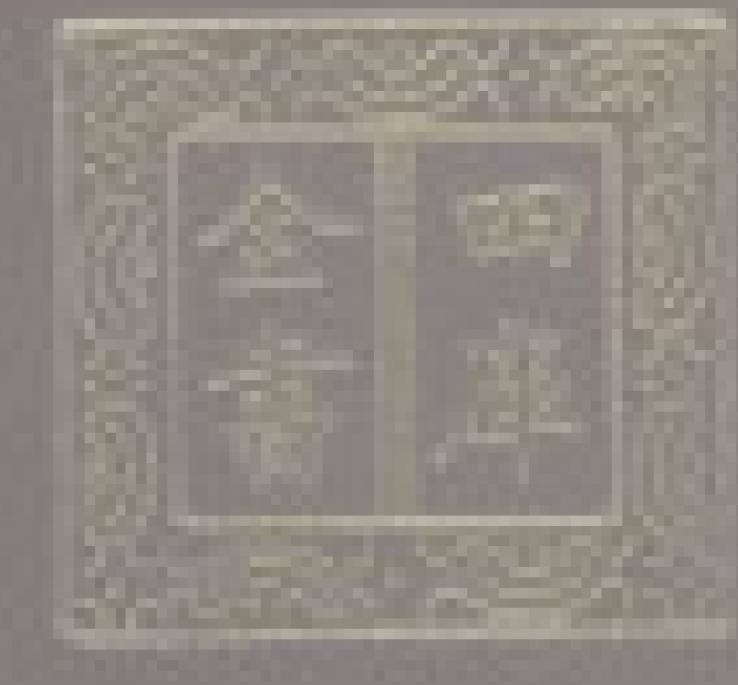




卷之三

卷之三



第一八三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本冊目次

公是七經小傳	宋劉敞撰	一
程氏經說	不著編輯人	四五
六經圖	宋楊甲撰	一三七
六經正誤	宋毛邦翰補	一三七
九經三傳沿革例	宋毛居正撰	四四五
融堂四書管見	宋岳珂撰	五五九
宋錢時撰	五七九	
四如講稿	宋黃仲元撰	七三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七經小傳

五經總義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七經小傳 目錄

卷下至

臣等謹按七經小傳三卷宋劉敞撰故有春秋傳  
已著錄是編乃其雜論經義之語曰七經者一尚

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一條亦不應獨以公羊標目蓋故本欲作七

經傳惟春秋先成凡所劄記已編入春秋傳

意林權衡文權說例五書中此三條一校衍

字一論都城百雉一論禘郊祖宗報於經文

無所附麗故其文仍在此書中其標題當為

春秋故得兼及外傳傳寫者見第一條為公

羊第二條末亦有公羊字遂題曰公羊而註

賡錄監生臣衛子忠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給事中臣溫常綏復勘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編修臣張東愚

曰國語附失其旨矣論語諸條有與諸經一

例者又有直書經文而夾註句下如註疏體

者亦註論語而未成以所註雜錄其中也吳

會能改齋漫錄曰慶厯以前多尊章句注疏

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

王荆公脩經義蓋本於原甫案讀書志亦載此文以為元祐

史官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說湯岱桀升

之說自始又如解尚書鳥獸蹠蹠謂古者

自師之類與新經義同為王安石勦取故說

之證大旨均不滿於敵朱子語類乃云七經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小傳甚好其說不同今觀其書如謂尚書原

而恭當作愿而恭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

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成謂周禮誅

以駁其過當作誅以駁其禍士田賈田當作

工田賈田九篋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

諸侯以狸首為節當作以鵲巢為節皆改易

經字以就已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則

疑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遺文禮

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而

尚書武成一篇考定先後移其次序實在蔡

沈之前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

者實自敵始又如解尚書鳥獸蹠蹠謂古者

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解毛詩葛之覃兮

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為綿綸如

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為

如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

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考所著

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

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肯步趨於敵者謂敵

之說經開南宋臆斷之弊敵不得辭謂安石

之學由於敵則竊鉗之疑矣且畧其危詞採

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多又何可以末流

之失併廢敵書歟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目錄

卷上

尚書

毛詩

卷中

周禮

儀禮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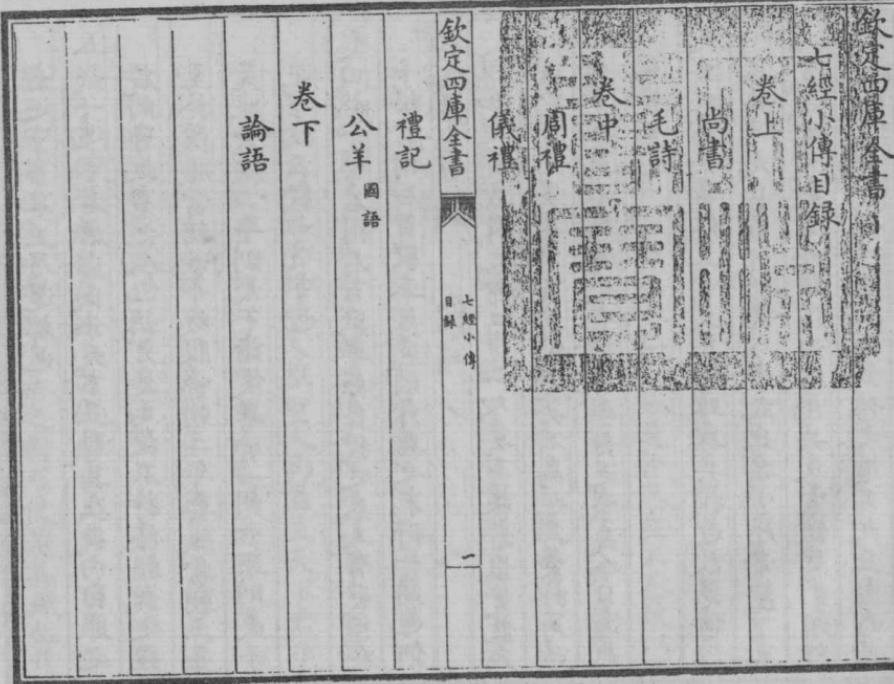
一

禮記

公羊國語

卷下

論語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七經小傳卷上

宋 劉敞 撰

尚書

堯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與

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亦何不曰西交北交東交

乎且春曰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曰朔方

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至於夏獨以氣言也本

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故爾非真也春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卷上

云宅嵎夷春秋宅西推秋之西而知嵎夷爲東也夏

云宅南冬云宅朔方推夏之南而知朔方爲北也此

蓋堯舜時四境所至四岳所統也故舉以言爾

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

還之王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

輯五瑞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如者同

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一制度也卒乃復

者巡守事畢王乃還都也

五載一巡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修朝覲之禮

至於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朝三年

荒服當朝四年則天下諸侯畢皆一朝一朝則天子

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卷上

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爲

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爲也且夔於爾時

始見命典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

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作皿與共相近故誤傳以

爲共耳九丘者即所謂八索九丘案小序帝釐下土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豪飲然則汨作

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工致治之道耳九丘者乃所

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幽并之俗與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耳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爲隸古定書不知丘字誤爲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丘案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丘乎又今職方氏所掌但其地名山川大較豈與方設居方別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七經小傳

三

分類比乎此云九共當爲九丘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則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丘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言帝賞罰之審且速也故能爲天下君

皋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此說性善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四

三德可以爲卿大夫六德可以爲諸侯九德咸事可以王天下然則有常所謂有恒三德所謂善人六德所謂君子九德所謂聖人惟聖人爲能王天下君子可以爲諸侯善人可以爲卿大夫有恒者可以爲士以孔子之徒論之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輶服周之冕此王天下之任聖人之德也又曰雍也可使南面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君一國之任君子之德也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升

行有九德者言人之性固有九德也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是也亦言其人有德者言性雖有德猶待其人之有德乃成德也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是也愿而恭恭與愿一物爾愿者益恭非德性相濟者也恭當作荼字誤也荼者舒也愿慤過者患在不荼故以荼濟愿也簡而廉簡者簡易也簡易之人失在無廉隅故濟以廉所謂居敬也彰厥有常吉哉吉猶士也所謂吉士也於九德之中能一德有常則可謂士矣

堂未入於室此卿大夫之任善人之德也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此言士之任也有恒之德也物之性未有能兼剛柔者也謂聖人備九德然則聖人之性剛且柔乎曰聖人神矣其性無所不備無所不備者或不可得而聞矣不可得而聞則所聞者常聞其接於事爲之迹爾

臯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九德之二也極此言之意故當曰事親以孝行己以應臨事以亂任

欽定四庫全書  
七言小傳  
卷上  
五  
聖鏞以擾東德以直斷謀以剛敷政以彊此所謂大備

賢以擾東德以直斷謀以剛敷政以彊此所謂大備之人也

益稷曰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萬人非也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乎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

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外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

笙鏞以間鳥獸蹠蹠何謂也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也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蹠蹠然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曰聖王功成而作樂樂行而物遂則此言四海之內血氣之類莫不逸豫而自

欽定四庫全書

七言小傳  
卷上  
六

得也人樂極則舞獸不能舞推其樂極則亦宜舞也故謂之率舞也擊石拊石何也曰凡樂厚聲石此言所擊者與所拊者皆厚以和皆泊以恬則能以感人者也

禹貢青州萊夷作牧厥篚繫絲徐州淮夷蠻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予謂三篚皆三夷之貢也故序於三夷下織讀如士不衣織問染貝爲織島夷所服蓋如厚繒貝者木名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

蠻二百里流凡唐虞九州州方千里適三千里矣要荒則在九州之外三百里夷者稍以夷禮通之若春

秋杞鄫葛芑也三百里蠻者亦言雜以蠻俗待之若春秋楚越也二百里蔡者蔡讀如蔡蔡叔之蔡二百

里流流讀如流共工之流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然則其一在綏服九州之內也凡夷性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卷上

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稱夷遠者稱蠻也

肩征曰火炎崑崙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熾厥渠魁脅從固治言火炎則玉石俱焚吏逸則善惡并誅若此則是威烈甚於火矣故不欲如火但熾厥渠魁而已所以分別玉石

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陑者桀恃險也升之者

言其易也著此者言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謂地利不如人和孔氏注乃曰出其不意孫吳之師非湯

與伊尹之義也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祔見厥祖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夏正

十二月殷正月也舉元祀於上則明十二月者殷正

月也不言正月而云十二月者於書未有言王者三

統之辨使上下互相備也此先君以去年十二月夏

之十一月崩故太甲以今年正月夏之十二月朝廟

正君臣至三年十二月則二十六月喪畢而以冕服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卷上

歸于毫矣若謂十二月亦殷之歷者古天子逾年改

元一年不二君則元祀十二月乃太甲改元之後十

二月也去先君崩一朞矣至三年十二月太甲乃歸

于毫歸問

之時凡居喪三十七月不得爲二十六

月也欲就二十六月而言之則太甲以先君之末遂

爲元年乃可爾而非逾年改元一年不二君之義伊

尹豈爲之哉

臣下不匡其刑墨墨者非刑名也謂其刑如墨也貪以

敗官爲墨今臣不匡君是貪位明矣故使坐貪也傳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

微子曰父師若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隣刻

猶害也言我舊常云紂欲害子今王子不出必見殺

王子見殺我乃墮滅矣所以然者三仁存則殷存三

仁亡則殷亡武王觀兵還師此其驗也均之不可亡

而微子先避于荒者微子以地逼見疑欲害與其見殺而速亡不如避禍而緩死也然則三人亦何向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七經小傳

九

背何去何處勢物之變微子以母兄宜避箕子以同姓宜留此仁者之外化內不化也故曰爲百世師

秦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氏曰觀兵孟津以卜

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非也詩云匪

棘其欲聿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

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

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

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此篇稱紂固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

武成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讖記也

言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以爲此書也然

此書簡策錯亂兼有亡逸粗次定之於下曰惟一月

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七經小傳

十

云云下至大瘠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然後次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然後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下至于小子其承

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

五六簡矣然後次以乃偃武修文云云然後又次以

列爵惟五云云

戊午師遁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俟天休命

經文甲子二字

在休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

宜速非也傳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武王告以甲子武王恐失期而膠鬲死於是亟行軍吏曰請少緩武王

不可曰膠鬲賢者也吾以此傳雖不見經而以解此經爲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奇不乘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者也何以赴敵宜速哉

無逸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又曰此厥不聽人乃或誇張爲幻此兩聽字皆當作德字字形相似故誤爾

毛詩

欽定四庫全書

七言小傳  
卷上

子夏詩序云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然則諸國風其言正義善事合於道者皆正風也其有刺謔怨諷者乃變風也亦猶二雅言文武成康爲正雅言幽厲爲變雅矣今說者皆斷周南召南爲正風自邶以下爲變風遂令淇奥緇衣與南山北門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指且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爲變風可矣若人倫不廢刑政不苛何故一本無何字故作爾不得爲正風乎既橫

生分別不與二雅同又褒貶錯謬實無文可據未足以傳信也

葛覃二章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爲緺爲綰服之無斁者葛居谷中莫莫茂盛於是則有人就而刈之獲之以爲緺綰而服之不厭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聘之以爲后妃與之偕老矣

卷耳序稱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七言小傳  
卷上

志至於憂勤吾於此義殊爲不曉后妃但主內事所職陰教善不出閨壹之中業不過遵饋之事何得知天下之賢而思進之乎假令實可不害武王豈責紂爲牝雞無晨周公作易何言在中饋无攸遂乎假令后妃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要之后妃本不與外事自無緣知賢者不肖主名若謂后妃賢當並治其國者是開後世母后之亂呂武所以亂天下也若爾又何以號爲正風教化萬世乎且令

自古婦人欲干預政事故引此詩爲證初雖以進賢  
審官爲號已而晨鳴便無可奈何矣驗大姒大任等

亦但治內事無求賢審官之美審知此詩序之誤也

蓋后妃於君子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

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已自求賢

審官也事體相類辭意相混故序詩者誤之曰采采

卷耳不盈頃筐采卷耳者欲求盈筐今不得盈心不

在故無獲也以言爲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卷上

心不專故賢不來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  
周行無所寘則失其所治此爲后妃警戒求賢審官  
也其餘又陳當知臣下之勤勞之事亦謂從容警戒  
於君耳非以后妃已所行也

甘棠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盛貌召伯

在之時嘗憇息此棠樹之下今其人雖不在猶當勿  
伐此棠蓋覩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  
之至也詩人託事指意足以達其情之深切著明而

已而說者遂謂召公真暴露此樹下使召公爲墨子  
之道也則或有之矣若彼召公者仁人也則有朝廷

宮室是乃中庸之法上下之節矣安可非苦就行以

干百姓之譽哉

非苦就行四字  
諸本皆兩當考

旄丘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言

我所以處且久者正以衛爲方伯連率爾怨問之也

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出同而歸異曰肥作此

詩之女於今衛侯兄弟也以言亦出同而歸異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七經小傳  
卷上

相見爾是之爲歎也

夫人有遺大夫  
歸寧兄弟禮

園有桃其實之殼園之有桃猶國之有君也桃不能自  
用其實故其實爲人之殼猶君不能自用其民反爲

人有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此興晉人將叛而歸沃之意也激揚  
之水湍疾騰蹙反令白石鑿鑿然鮮明猶昭公暗弱  
不修德政反驅百姓歸於沃沃以盛強也非揚之水  
不能使白石鑿鑿非昭公微弱不能驅百姓歸沃沃

以威強卒章曰我聞有命者道民將叛之寶也

狼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孫者幽公之孫謂周公也周公有碩膚之德故攝政而履人君之舄几几然甚宜之也毛以公孫爲成王鄭以公孫爲公遷皆非是

常棣之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案此詩八章七章合韻惟此戎字不合韻疑戎當作戎戎亦禦也字既相類傳寫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七經小傳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爲一章蓋誤矣

伐木丁丁丁丁聲相應也伐木者小事爾猶求同志共事其聲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庶人亦當湏友以相

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聲丁丁然况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已毛鄭說俱非是也

有杕之杜有杕其實杕杜特生之杜也以興君子于役

則婦人特居焉曉然其實者方其盛時也

白駒四章皆興也白駒以斥賢者言若有是白駒食我之場苗者我則繁維之雖不得久留猶願永終今朝馬愛之厚也以言若有賢者肯食王祿王則羈縻之雖不得久留猶願永終今朝馬亦愛之厚也二章申懸慙皆所以教王也三章言有皎皎之白馬其潔白可愛猶貢然而來今汝賢者何故自潔白則不肯來乎此以屬賢者故上刺其君之不能下賢下怨賢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七經小傳

之棄吾君忠厚之道也四章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生芻薄陋也言白駒不見牧逸於空谷其養甚薄生芻一束而已猶賢者不爲世用而甘於菲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還言歸復我邦族興也黃鳥集穀啄粟則有彈射捕逐之害猶我嫁於此邦居於此室而遭衰薄之俗有斥逐之辱一人之性不足以變一家一家之俗不足

以變一邦而云爾者陰禮不修則舉國皆汙故曰復我邦族也

十月之交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徹均也

小旻四章章八句二章章七句乃得其理今誤爲三章八句三章七句卒章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小人短慮暴虎馮河之患患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禍在歲月故不知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言善爲國者當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七經小傳

矣

小弁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顧其子也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其雌妃也言王放逐太子曾不如鹿乎廢黜申后曾不如雉乎譬彼瘞木疾用無枝者木瘞則無枝無枝則木死矣亦若王受讒放逐太子自殘其嗣其嗣誠殘王亦且斃踣矣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者免爲人所驅急更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免雖可利以其可憐猶存之也何則誠不忍

其心之窮急也以言王何獨忍人哉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

卷伯之詩者孟子所作也孟子仕一作寺人以避嫌不審

人

爲謾者譖之至加宮刑爲寺人故作此詩也詩名卷伯者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末云楊園之道猗于畝丘者言謾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謾廢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七經小傳

大

谷風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習習之風生草木也崔嵬之山養草木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能使木長不萎者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不欲生之辭也我之先祖曾匪以人恩畜我乎何爲忍使我當此亂世而生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者江漢之水能紀綱南國諸川而有之今我盡

勞從仕王曾不顧有於我計王之德不若江漢之水

也匪鶴匪鳩翰飛戾天匪鱠匪鮒潛逃于淵者言怨

亂並興憂之之辭也曾不爲鶴鳩乎翰飛戾天曾不

爲鱠鮒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

止山五章章六句故言六章三章六句三章四句非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兮博士讀疚爲

邸非也疚當作縕病也字誤耳

小明四章章十二句故言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六句

欽定四庫全書

非

鼓鐘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此言南者皆指文王樂也則吳季子所觀象箇南籥者也非南夷之樂也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謂之曰南強厥名矣鼓鐘之詩傷幽王亂文武之樂故未及雅與南也雅亦用籥南亦用籥故云以籥不僭也然文王之樂稱象箇南籥者文王之化先被江漢之域故作樂以象其功

也象者象南方之譯云

信南山曰中田有盧於田中作盧此井田之法也盧舍

居內貴人也公田次之先公也私田居外後私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

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况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

錫予之也齊沸檻泉言采其芹采芹者以檻泉潔清

則就采其菹况諸侯之君有修潔之德乎亦不可不以恩禮接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假樂故言四章章六句以文理考之實六章章四句

卷上  
七經小傳

卷阿詩曰似先公首矣召康公則何以不欲成王似先王而獨曰似先公乎曰成王之時周之先王惟有文武文武皆聖人不可似也是以欲成王似其可及者則莫若先公也然則聖人不可及而大賢有可到非不欲其似先王也智不能也以爲不然復察於詩召公戒成王則作公劉之詩周公戒成王則作太王之詩所以不及文武者其意皆可知矣